



时代写作
EPOCHAL LITERATURE

卢德坤 著

在少女的四周

ZAI SHAO NV DE SI ZHOU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卢德坤 著

在少女的四周

时代文艺出版社

SHIDAI XIEZUO XILI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少女的四周 / 卢德坤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10

(时代写作系列)

ISBN 7 — 5387 — 1716 — 1

I. 在… II. 卢…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7478 号

在少女的四周

作 者: 卢德坤

选题策划: 彭想林

责任编辑: 邢爱光

责任校对: 邢爱光

装帧设计: 王丽娟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咸宁市鄂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x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185 千字

印 张: 10.375

插页: 2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387 — 1716 — 1 / I · 1630

定 价: 20.8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卢德坤

LU DE KUN



卢德坤，网名“寻找格非”，
1983 年出生于浙江，现就读于浙
江工业大学法律系。



作者简介

“书镜中人”卢德坤(代序)

张永义

最初与卢德坤直接对话，是在一个网站为女作家残雪举行的文学交流活动当中。那天，“格非”也来了，我们都分辨不出真假，卢德坤却一语拆穿了那人的伪装。事后经问起，小卢腼腆地交代，他一直使用“寻找格非”这一笔名，并且跟清华大学里的格非教授神交已久，还互通过邮件。

一个作家影响了另一个作家的写作，这样的事例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值得关注的是，在卢德坤小说的字里行间，一些大师和经典之作的名称随处可见，这也是他平常为人诟病最多的地方。但是，依我看来，一个优秀的作家首先应该是位不知疲倦的读者，隔着书本的距离，他的视野才能开阔，才不会沉溺于那些空洞零碎的日常生活。在献给格非先生的短篇小说《去丹徒》的结尾，男人

说：“你知道的，人们很多的旅途都是没有终点站。就是这各种各样的无果之旅才构成我们的生活。”卢德坤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没有明确的指向，他尝试了叙述的多种可能，并不轻易让你发现人物裸露着的内心。很显然，根据米兰·昆德拉的划分，卢德坤的气质更接近于穆齐尔，而不是擅长讲故事的亨利·菲尔丁和精描细绘的福楼拜。这位80年代出生的青年似乎有种与生俱来的创作天赋，他懂得“思考”的乐趣胜过了了解任何一位女性。虽然这本小说集以《在少女的四周》命名，但是，给我的感觉却是望梅止渴，普鲁斯特曾经把文字的美跟漂亮的陌生女人相提并论，并且说，天才作品的创作者是“那些突然间不再为自己而生存，而且将自己的个性变成一面镜子的人”。其实，卢德坤正是这样一个时刻为读者而活着的“书镜中人”。我更愿意把他的小说看作是多变生活的一点模糊的反射。

我们必须信赖这样的小说家，他决不甘心成为权力文化或大众消费的一个牺牲品，他憎恶那些“表面理智，内心一塌糊涂”的人，而竭力追求一种至高的小说境界，即“表现一种暧昧中的真实”。与卢德坤短短的几句交谈，已经使我深深地迷恋上了这个年轻人固执已见的声音。博尔赫斯在《阿莱夫》中写道，在岁月的悲惨的侵蚀下，贝亚特丽丝的面貌已经被我们歪曲和渐渐遗忘。这恐怕也是卢德坤的作品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时间将会说明一切。

最后，我愿意从《理想的诗学》中摘出两行莫里斯·巴雷斯的语句，赠与卢德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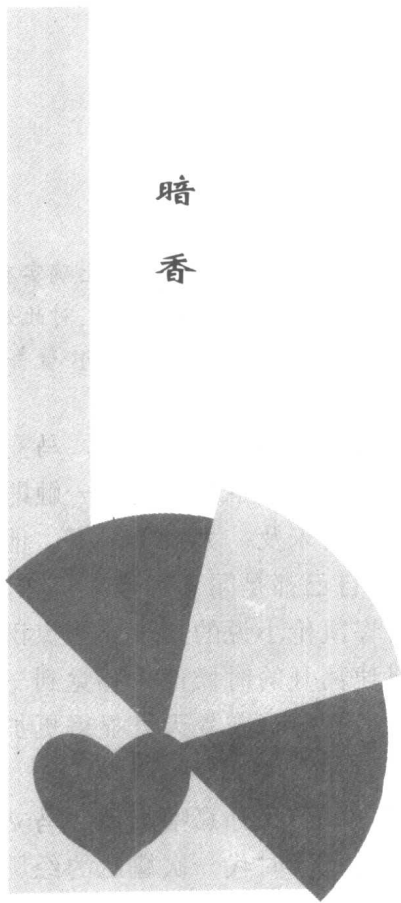
没有热忱，
生活在任何时候都是难以忍受的。

目录

“书镜中人”卢德坤(代序)	张永义 1
暗香	1
即将结束的假期	21
两个男人的友谊——献给我的朋友 M	41
勾引	65
在少女的四周	99
神往	109
我们的春天	123
张旭的影子	165
生病的梦想家	189
去丹徒	209
漫长的夜晚	231
附录:真实的瞬间或者瞬间的真实(后记)	314

→
ZAI SHAONU DE SIZHOU

暗
香



……这我才明白在她身上确实有一种魅力,可是
一经和她谈话,魅力随即消失,对此她自己并不知道。

——马塞尔·普鲁斯特《驳圣伯夫》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图书馆,马立志每次进去就有急于想排泄的欲望。事情往往是一触即发的,欲望的出现总是让人始料未及。大多情况下,他都只是站在原地放了几个屁,自己都是闻不到什么臭味,但是当他看见身旁一个拿着岑凯伦小说的女生突然惊讶地看着他,然后嘀咕几声迅速离开的时候他才感觉到一丝丝羞愧。图书馆的窗户没有打开,在夏天就显得更加的沉闷。高大的树木的阴影遮住了大部分的阳光。

后来为了防止孙嘉嘲笑他,马立志有一天主动跟她讲述了自己童年时代一次尴尬的经历。当马立志还没讲完的时候,孙嘉就插嘴对他说了一句:

“你是一个缺乏母爱的人,所以你才会爱上我。”她显

得洋洋得意，让马立志感到一点点打击。

马立志不得不告诉孙嘉，在他的生命中，母亲的确占据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现在还经常梦见他的母亲。他的父亲在他童年时代就在一次边疆的爆破事件中丧生了，送到他手上的时候只是一个装有骨灰的盒子，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怎么也不敢相信里面是他的父亲。关于父亲的容貌马立志怎么也想不起来。可是在梦中，他的母亲还依然保持着青年时代的容貌，后来她几乎都没有再婚过。只是去年马立志回家乡的时候，母亲隐隐约约地对他暗示有好几个男人（老头子）现在正在追求她。马立志当时虽然装作面无表情，但是心里还是觉得无法承受。这个小学音乐教师兼图书管理员一辈子都是在平静中度过的。

对于那个午后，他的记忆还非常清晰，虽然那年夏季他连小学生都还不是。

一天下午，天气沉闷，他进了图书馆找妈妈，她是一名安静的女性，干什么事情都是有条不紊的，非常适合曼德尔斯塔姆的标准，所以当马立志进去之后一点声音也不敢发出来。他静静地站在母亲的旁边，她正在把过期的报纸装订成册，不时地还要停下手中的工作，为人借书还书。图书馆不大，人稀稀疏疏地分布在各个书架之间。马立志本来是想匍匐在母亲的身边睡一个午觉的，但是突然他听见自己的肚子里发出一种翻滚的声音，他静止了片刻，努力地克制那种声音再次响起。他觉得四周的人都在看他，但是他们还是埋头看书。他们是装的，马立



志心里想。但是随之而来是另外一种更强烈的欲望，他被这种冲动给吓坏了。他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书，他有事没事的时候就去抚摸它们。窗外，天色晦暝，几乎没有一丝风，树叶静止不动，他听见母亲说了句，下班要早点回去收衣服了。这时候，他发觉什么都忍受不了了，所有的匝道都冲口而出。图书馆里开始弥漫着一股恶臭，孩童的那种东西虽然天真却可怖。里面的人静止了一段时间，突然像明白过来什么。马立志开始听见暗暗的笑声，几个女士开始离场。他觉得屁股上湿湿的，摸了一下，非常委屈，想躲在母亲的怀抱里。他的手伸向母亲，他的母亲大吃一惊，上面似乎沾了一些东西，慌忙之中连忙躲避。马立志最后是落空了，手伸到那堆可怜的报纸上。

“你一定是吃地瓜吃多了。”母亲最后说，她的样子看起来非常无奈，脸上的表情似乎对马立志说，对于这种事情，她也无能为力。

每次讲到这里的时候孙嘉总是忍不住哈哈大笑，她好像对于这种事情永远也听不够。她还喜欢在谈话的时候干另外一些事情，比如嘴巴里嚼着一颗口香糖，或者看那本百看不厌的巴赞的《毒蛇在握》（而不是《绿色宗教》），一边看她还鼓励着马立志继续讲下去。

“对于母亲，每个男人在年少的时候都有那种欲望吗？像《毒蛇在握》里的一样。”

“什么欲望？”

“性欲。剥夺父亲的权利。”

马立志觉得哑然失笑，他从来不认为在《毒蛇在握》里包含着儿童对母亲性欲的成分，正像在他第一次看见孙嘉的时候，天真地以为她还是一名处女是一样的。

“你还很调皮，”孙嘉又说，“那种事情你都干的出来。”说完之后又是一阵大笑。每当这个时候，马立志就非常庆幸自己坦诚地说出了这一切。为了防止别人的冷眼，自嘲往往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是，虽然如此，上图书馆的时候他还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去。他可以无限制地陪孙嘉逛街，去美容院，或者一起去公园中散步，在人工湖旁边和孙嘉同寝室的女生聊天，但是他真的只喜欢自己一个人去图书馆。在这方面，他还暗暗地希望孙嘉是一个懒惰的女人，在被窝中可以呆很长时间，化妆可以浪费一个上午的光阴，但是孙嘉却是一个很有抱负的女人，她有各种各样的志愿和未实施的宏愿。据她自己的说法，虽然她的父亲总是源源不断地把生活费的数目增加，但是她从来没有想过去使用。眼下，她一共有三门家教，两门是古典文学欣赏，一门是英语辅导，对象是小学还未毕业的男孩。

孙嘉不喜欢女孩，她说，现在的小女孩虽然年纪轻轻，其实心里都鬼得很，你看她外表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其实对一些事情早就心知肚明。“看见她们我就感到恐惧。”

每当孙嘉给小男孩讲完课之后，总是像例行公事般地讲一通她喜欢的《毒蛇在握》。马立志无法想象，一个小生可以去读巴赞的小说，但是他可以想到孙嘉在讲

述的时候是多么的循循善诱，她笑容可鞠地询问他们，尽量把声音不传出房间之外：

“你讨厌你的妈妈吗？”“什么，不讨厌。别人家的小孩子都讨厌，你为什么 not 讨厌，有个小男孩还把妈妈比喻成毒蛇，然后自己一把把它给捏死了。”“你真的很喜欢妈妈呀？作为男子汉可不能永远呆在妈妈的身边的，要出去闯一闯，不然要变娘娘腔的，老师最讨厌娘娘腔的男人了。”“什么？什么是娘娘腔你不懂，看来老师教你教了这么久，真是白费苦心了。娘娘腔，我举个例子吧，你现在的样子就很娘娘腔。”“千万别把这些话说给妈妈听，知道吗？知道了就好。”

孙嘉把父亲给她的钱都放在银行里，很少动用。她曾经有个幼稚的幻想，她已经对马立志说过好几次了：她经常幻想父亲的公司在一夜之间突然倒闭，她的父亲再也不可能耀武扬威，他的容貌逐渐衰老，他在其他女人面前失去了魅力。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会来企求他的女儿，能够在自己的下半生好好地照顾他。

“我经常梦见这样的事情，非常有快感。”孙嘉说，“有一次，你做到一半我感觉还没来就自己软掉了，那天晚上我的心情非常糟糕。你知道的，我心情一不好，马上就睡觉，我要在梦境中寻找安慰。事实如果如此，一做完这个梦，我又精神百倍起来。”

马立志讨厌做梦，他第一次梦遗是一次非常不愉快的经历，他梦见了一个丑陋的裸体女人趴在他的身上，怎

么也不下来。其实他是想逃的，但是所有的反抗看上去更像一种迎合。他母亲很快就发现了这个事实，因为他们狭窄的房屋中已经很少存在这种异味了。在生物学上，梦遗说明整个梦都带有性的性质，无论有多么猥亵，内容有多么的荒诞不经，梦遗的高潮也许透露出做梦人的欲望和他的内心冲突，极度的兴奋是不会说谎的。正是这种真实使马立志感到害怕。他还记得母亲在他的房间像一只猫一样嗅来嗅去，结果似乎证实了她的想法。她的沉默在儿子看来是一种更大的谴责，梦作为生活的衍生物，无意的暴露让人的颜面荡然无存。

虽然如此，孙嘉还是为自己抱有这样的幻想而感到惭愧。但是，在马立志的眼中，她真的希望那一天早日到来。

孙嘉让马立志感到可爱的地方就是他好像很听马立志的话，他不会嘲笑马立志那个古怪的举动。

在他看来，这种欲望多多少少已经成为一种变态了。在这座城市里，拥有无数大大小小的学院，另外几乎每个区都有自己的图书馆。为了寻找一些年代久远的书籍，又害怕自己错过机会，所以他办了很多个图书证。他爱好书籍，在生活中，什么事情带有欺骗性，似一种幻觉的存在。但是书也不然，即使一些书籍在对他说明一些反命题的时候使用了诡辩术他也感到真实可信，被欺骗的时候也心甘情愿。每次进图书馆他都可以呆上一天，废寝忘食。他什么书籍都看，除了专业之外，他对医学还特

别感兴趣。有一次他只看了一眼就看出孙嘉当时正在来月经，虽然她装作一本正经，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还兴致勃勃地期望着当天晚上和马立志的做爱。对此，他感到怀疑，马立志的自豪却是建立在这种怀疑之上，让他更加看到自己的成就。他暗暗有一个希望，想从图书馆的第一个架子开始读到最后一个，从字母A开始到Z。无论是什么书，什么样的作者，只要是变成铅字了，他都感到可一读。很快，他就发现这种想法的不现实性，他错误地把生命的时间和书籍的数量等同起来。他还用普鲁塔克的名言来安慰自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但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可能的，而且普鲁塔克还认为，任何可能也是一种不可能的潜在因素。没准他一走出图书馆，就被一辆突如其来的卡车撞得满天飞，那么什么书也读不成了，于是，他放弃了原先的想法，决定在有生之年里，开始选择。

但是，正当他发现一本梦寐以求的书籍时，排泄的欲望已经在潜伏了。有一次，他起先是去了一趟小便，回来的时候他发现这远远不够，接着又在里面呆了二十分钟。他在排泄的时候还不忘带上一本书，这是从他母亲那里学来的。在他的童年时代，他就发现他母亲喜欢坐在马桶上，裤子褪到膝盖处，然后拿着一张当天的《人民日报》阅读，他很早就知道母亲各种各样的读写报告、个人检查上的观点都是从上面抄来的，她坐上面，一字不漏。马立志经过的时候，他看见母亲的双腿因为长期缺乏阳光而

显得异常苍白，像“苍白的火”在他的眼睛中闪耀。她是一个音乐老师，但是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她再也不唱歌了。

图书馆的厕所每天都有人打扫，水箱的冲水量也非常大，所以看上去显得异常洁净。他蹲在那里，开始翻过一页又一页：“童年并不是在完成它的周期后即在我们的身心中死去并干枯的东西。它不是回忆，而是最具有活力的宝藏，它在不知不觉中滋养丰富我们不能回忆童年的人，不能在自我身心中重新体会童年的人是痛苦的，童年就像他身体，是在陈腐血液中的新鲜血液，童年一旦离开了他，他就会死去。”（比利时：弗朗兹·海仑斯《秘密文件》）他发现在短短的二十分钟之内，他竟然读了十页左右，他一般读书很慢，即使是看小说的时候也要思索每一个字眼究竟代表了什么意思。他觉得把裤子剥下来的时候，屁股上凉丝丝的，从下面的洞穴中还有一些冷风往上吹，还有水箱中水流的声音，这些东西使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在夏日午后的恹恹欲睡也随之消失。他好像渐渐爱上在厕所里阅读的感觉了，不仅是高速度，而且还让他回忆起一些很陈旧的往事来。

这段时间孙嘉已经写好论文，但是她总是为自己选了巴赞这个研究课题而感到担心，在她的眼中，导师们在法国文学这个领域内更喜欢学生提交一些关于加缪、萨特甚至是罗布·格里耶的论文。比起这几位，巴赞翻译过来的作品并不多，由于孙嘉的法文水平还远远不过关（她